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K83
v.6

同里陸稼書陸嵩巷兩先生鑒定

朱熹集註

# 論語

##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

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當湖顧天健惕齋著

此章見聖人遇雖窮而處之各以其道則不窮前是行之決後是困之安惟不難于決去故亦不難于安困也暗藏學守意俎豆之事事字包得廣指禮文言恭舉祭祀之事以該禮樂之事隱有以禮息兵爭止衛亂之意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借小人以明君子不濫不可平看

聖人抱道本欲濟時而所遇每多窮困然于去就一無遲迴于窮通一無計較故當決者決當安者安一聽之于道而無不自得也即夫子之于衛陳可見焉昔夫子至衛本欲以行道也豈欲遂行哉孰意靈公不問文治而問兵陳夫衛國無道非陳可以救之而志于戰伐不足與有為矣夫子已有去志故辭之而略示以意對曰君而問陳以其事為臣所學而聞之者耶不知為國以禮而禮樂又君子所斯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須不去身者故臣自幼即習禮禮無所不習而莫大于祭祭于宗廟而有俎豆陳設進退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至于軍旅行伍之事非有國家者之所急故從未嘗學之也豈敢以所未學者妄爲君告乎夫子已隱示以兵之不當務而禮之不可以已矣乃靈公不悟不能再問而猶不去即去而不速是非爲行道計而爲干榮計矣故于明日遂行焉其見幾明決如此正所謂可以速而速也去衛適陳絶糧七日從者飢病莫能興起子路當此不免有慍怒之意見于色而曰君子抱道宜乎天佑人助所遇皆通乃自今觀之被人圍困飢餓若此何其窮也非君子而窮亦其宜耳乃君子也而亦有窮時乎有道而不足回天與人之心無乃吾道有不足恃者耶夫子喻之曰窮通得之于遇主之于命非君子所能爲也自古有道君子豈能有通無窮故固有窮時也但遇雖窮而不失其爲君子者以其能守義聽命而

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
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
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安于窮也不若小人而窮斯放濫于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矣
子其以小人為戒而以君子為法則相與安之而已矣而何所
用其不平也其隨遇而安又如此見之決而無所顧慮則道不
窮于去就處之安而無所怨悔則道不窮于困厄非有學有守
豈能至是哉
此章見學貴知本意學不厭多非多無以得一但須從多學識
處識得道理源頭使一心洞然如明鏡以此一心應事自無不
貫夫子雖不厭學而一在我心自貫夫多若學者必須從多以
求一一得則亦可以貫如專靠多學識必不能貫也從多求一
須用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工夫始得一貫
總多學而識說不可分一字單說一心一理者俱非理具于心
心涵夫理二字離不得未一貫前要多學識既一貫後亦不棄
聞見但與平日聞見覺不同講章內博約字與博文約禮之博

方信而忽疑。葢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

講

約不同。不可渾拈。此一貫以知言。與曾子兼知行者不同。入之知識。必返本窮源。方能貫通物理。而未了何得非多學而識不能。葢萬理皆從一原而出。而一原即寓于萬理。故須從多得一方可以一貫。多若欲頓然悟一。其勢不能。然專靠多學而識。縱件件識得當然。不能會而爲一。終爲無本之學。況必不能徧知之而無遺忘也。故夫子之教。皆從多學識入門。豈特子貢而子貢多學之功已至。夫子恐其泛而無歸。而又知其將有悟機。故一日特以已身喚醒賜。而問曰。賜也。女之誦法夫子久矣。而予之爲予。恐女究未識得真也。吾見女平日于天下事物之理。專靠多聞多見以爲學。而將所聞見都牢牢記着于心者也。女之爲此想。女以予爲亦專靠多學而識之者。而故如此與。子貢當猝然問及。不暇思量。即以素所見者對。而即忽然轉念疑別有故而曰。然。夫子于天下事理無不周知。必從多學而識之來

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也意者其非與事物無窮安能一一學而識之也方信而忽疑見將有得機會而疑而未決猶未有真見也故為之決絕以示之曰予識非專靠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事理固非學之多識之多不能知然專靠夫多以為識則所知不能貫通于心終有遺忘之處予則能貫通于心者也然貫通在多而所以能貫者不在多而在一萬物之理總原于一吾一心中無非此渾然一理以為之主常自虛靈不昧而于以出應事物任他千頭萬緒而觸之于心無不與其原相逢所以一見了然自然貫通也何嘗只管去多學而識耶予之為予如此賜今而後為學不必務多只要于事理上返本窮源以得此渾然一理于心而使其一心亦如吾之全體洞然其為識見亦庶幾矣夫子以身指示如此真善于迎機而導者乎

此章是教子路以沉潛體認之功雖呼其名却就天下人泛論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愠見發也

而教子路意卽在其中不曰知道而曰知德知道在行先未爲我有尚屬懸虛知德在行後實爲我有方爲親切如夫子疏水曲肱顏子之簞瓢陋巷方是知德夫子爲子路有絕糧慍見之事故呼而教之曰由爾亦知人情之于德何如者乎能將天下義理窮究體行而有得于心可謂德矣然德中之滋味無窮必須眞能心領神會而知之方爲有德亦必眞能身體力行而實得于己方能知之若果能實得于己而眞知其味則性分之樂充然自足于中而外至之境遇任其窮通得喪皆不足以動我心而亂我守不然而間或動且亂焉則其所爲德者猶浮游勉强以爲得而非親嘗閱歷之得其所爲知者亦億度影響之知而非心領神會之知也故眞知德之人求之天下蓋亦鮮矣夫學者孰不自命爲知德者而乃有名無實類然豈不可愧由爾其無蹈此弊而正以爲戒勉用夫沉潛體認之功使實能爲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知德之人而可哉

此章是聖人嘆慕舜治之不可及也重無爲而治句其所以無爲在德盛遇隆德盛是衆聖人所同遇隆是一聖人所獨看輕遇隆者非與行所無事尤無涉夫何二句只是申足無爲意作推原說者非其舜也與見無他人可及意夫何爲哉是喝起下句語恭己正南面五字只作一容字看拆開不得若以恭己解作無爲之本不但與重無爲句不合且非人所能見背註所見如此意矣體註云人不敢枯時遇者恐看輕了舜不知堯豈易紹禹皐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便是聖德深微處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子曰自古帝王爲治多矣夫爲治必本于德然德雖極隆治雖極盛而獨自經營艱難締造有爲而後成功者居多若夫德盛遇隆一人無所作爲而天下自治者求諸古帝王中何人足以當之我爲思之其惟虞舜也與蓋德盛而民自化既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不待其有爲又紹堯之後得人以任衆職尤不見其有爲之迹夫德則衆聖人所同而遇則一聖人所獨使前非攝相之久盡取諸大事而爲之後非命官得人分禹臯諸臣而爲之舜亦安能一一無所爲故惟舜而後可以言無爲而治也夫人主一日二日萬幾豈眞一無作爲可見乃吾爲想其當時舜果有何作爲可見哉但見其穆然恭己端拱垂裳正南面之位以臨莅天下而天下自治而已矣此則可見者也若欲求其有爲之迹終不可得而見雖都俞吁咈洛儆一堂未嘗不憂盛危明無時豫怠然皆率其故業而行之而絶無更張震動之勞信乎其爲無爲而治也千載下安得復有德盛遇隆如舜者哉遐哉舜乎其誠不可及也已

此章見利行貴乎存誠最重立則二句是下手工夫處上節是論其理見不可不存誠以起中節末節見其能佩服也行是通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

達意不是行事的行字篤字與忠字對是誠篤意乃認真去行也與浮游反卽是厚處煞看厚薄之厚者非卽饒氏詳審不輕發意亦未確蓋此卽敬字內意耳立是靜機在輿是動機舉二端以該其餘參前倚衡只是見得常存此理如此不是果有一物事在兩見字只是忘見要得二則字意全重念念不忘四字夫然後是難之之詞不是說效驗人之立身處世而欲隨在皆行得通一無阻礙則其平日爲學須要務內不務外始得乃子張務外者也如何可行故一日間行而夫子告之曰天下惟至誠乃能感人如言行爲身世之樞機言貴忠誠而必與口如一信實而口與事相符不可與心相背而不忠與事相違而不信行貴篤厚而竭力盡心敬慎而小心無失不可浮游塞責而不篤輕躁直前而不敬如果平日所言而皆能忠信所行而皆能篤敬則言行皆誠矣將見誠之所孚自然見者愛敬聞者嚮

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慕雖無禮義知蠻貊之邦可以行而無礙矣況其近者乎若其乎日言爲而不忠信行焉而不篤敬則言行皆僞矣將見僞之所至自然招人責備致人侮慢雖至親近在州里之間其能行得通乎哉而遠者可知矣然則行之爲道惟求之忠信篤敬而已而存此忠信篤敬工夫必須念念不忘無頃刻之離心之所注恍如形見于目有隨在可見者焉即如此身一立時是靜而無所爲之象也吾心則即見此忠信篤敬若參于吾之前而與吾同立也此身一在輿時是動而有所爲之機也吾心則即見此忠信篤敬若倚于吾之衡而與吾同在也即一立一在輿如此則無往而不然可知矣是眞存誠之至而未言未行之前與旣言旣行之後莫非忠信篤敬之心所流通貫徹大然後自然不言則已所言皆忠信不行則已所行皆篤敬吾之心皆通乎人之心人之心皆服乎吾之心邇不阻遠莫禦而行矣蓋人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

同此理一誠相感理無不合此所以行也不然猶未能行也行豈易言哉師而欲行反其務外以求諸內而時時存誠焉可也子張聞教自覺向之非是深信誠之當存意欲致此念念不忘之功而又恐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忘或生遂將夫子之言書之于紳蓋欲觸目警心體行弗輟一如衣紳之常附于身也雖未必能使忠信篤敬即有參前倚衡之象而如此篤志亦可以馴而至之矣

此章表二大夫之賢各著其美弗置抑揚史魚之直兼言行說卷懷兼韜晦隱遁說有道無道俱以有事無事言俱微重無道邊卷而懷之之字不指道言斂身而退也○夫子美衛二大夫以風世曰人之處世貴乎有守尤貴通方而能此者之不概見也吾嘗盱衛衛臣而得二人焉其可取者惟史魚與蘧伯玉乎史魚真衛之直臣也夫直爲美德然必始終不渝其節方可言

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直直哉剛正不阿若史魚者真可當之也何以見其直世不乏守正之士而時異勢殊不得不委曲以從俗故有道時之直易而無道時之直難也乃史魚則當衛邦無事而有道也其直言直行固如矢即當衛邦有事而無道也其直言直行亦如矢既不以君無大過而稍容悅苟且亦不以禍患為慮而或變節徇人其必欲伸一已之志節如此不謂之忠直之臣不可得也若蘧伯玉者真衛之君子也夫君子成德之稱然必制行皆合其宜方可為君子君子哉德備于己若伯玉者真可當之也何以見其為君子凡人功名之念勝則出處之際或至于覬望而不決治固思進亂亦不知退也乃伯玉則當衛邦無變而有道也則即居位行志出而見用及當衛邦有故而無道也則即韜晦隱遁可以卷而懷藏其身既不矯節鳴高而無志展抒亦不貪位徇人而失身禍亂其制行合乎時宜如此不謂之君子不可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得也二人而外欲求一直如史魚君子如伯玉者絶少其人二子直衛之表表者歟

此章見教人者而欲語默得宜必有知人之明意而所以能知則在居敬窮理此是補足言外意非本文正意也總一知人之明則人言俱可不失亦字不必側卽側說亦可。子曰君子教人固不廢言然欲言之得宜自有其本不在專于語默上用心也如專于語默上用心則必有失人失言之弊盖言貴因人而施天下人有兩種有可與言者卽有不可與言者其虛己而能受聞言而能悟者是可與言者也其拒諫而不納言之而不達者是不可與言者也若從言上用心或知言之貴乎鄭重必至可與言而反不與之言者有之矣以可言之人而棄之不足言之列非失人乎或知言之貴乎不倦必至不可與言而反與之言者有之矣以有用之言而施之無用之地非失言乎盡是者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以爲人之理不可喪失者也但人只爲生死關頭打不破貪生

背其心之不智爲之也惟其心不明智故不知其人之可與言而不言以至乎失人不知其人之不可與言而言以至乎失言耳然則以言教人者而可以不智乎哉若果能爲智者則識見精明權衡素定一見其人其可言不可言無不立辨故言之必宜乎其人固不至于失人即不言亦宜乎人亦何至于失言也智者之妙如此教人者欲求語默得宜當先求爲智者然非平日居敬窮理之功既至豈易即爲智者哉

此示人當全其心德意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分優劣其存心總以仁爲主自然不以生死動其心兩句一正一反以决其必然非限定不生而死也理不當死不徒貴死但無求生之心則殺不殺俱是仁成仁亦是劣人看得如此若自己爲要成仁而殺身即是利心矣。子曰仁者心之全德乃人之所

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畏死之心勝所以甘心非義背理滅倫而喪失其仁若此者何也以其平日志不立而仁未全也不知仁之滋味而向往不專未曾集義以全仁而涵養功疎宜其臨利害而忽變耳若夫有志之士其心深知仁之可好而勇往以求仁成德之人其心不與仁爲離而自然以合仁者也內重則外自看得輕故利害皆不能奪當死生關頭原未嘗有輕生以沽仁之心必實見得偷生之爲非則志士不恤慷慨捐生仁人自知從容赴義原未嘗有好死以市仁之念必實見得一死之爲安則志士必將激昂而視死如歸仁人不難安閒而延頸就戮但見其斷無求生以害其心之仁惟有殺身以成其心之仁也千古綱常名節賴有二種人以維之彼世之貪生畏死而自喪其仁者視志士仁人亦可知所愧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

此章見爲仁必貴有所資重事友真心上要他就與人處爲成

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夫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就自己之德專為子貢悅不若己者發非教他專去資人也居是邦有隨在可取意利器不指仁賢乃指事之友之之心從此收攝此心便是為仁。為仁之要不外遏欲存理然所以致其功者因人而異子貢為人悅與不若己者處則其于遏欲存理之功必疏失多矣故一日問為仁之方而獨以所當取資者告之曰為仁之功固當決之于己者也而可專恃乎人哉然而不有所資藉則無以觀感而動其法戒試看百工而可見彼工未有不欲善其所為之事者也然而善事有善事之資則利器是也器所以用其心之巧手之敏若不利則巧無所施敏無所加而事何由善故必先取其器而利之則事之善也不難矣利器為善事之先資而謂為仁可無資于利器乎夫為仁之利器隨地皆有惟在我有以取之耳當其偶居是邦也必有大夫與士焉大夫未必皆賢而賢者必不乏士未必皆仁而仁者必不乏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

但恐見賢者而畏與之近不去事之則彼雖賢與我無與且一與賢者遠必與不賢者近矣肆志安得不日滋也其何以爲仁見仁者而畏與之親不去友之則彼雖仁亦與吾無與且一與仁者疏必與不仁者親矣匪心安得不日長也其何以爲仁故必見有一位高德盛者即卑躬奉事之盛其禮貌以相敬則縱肆之心以斂尊其德業以相師則道義之心以生非爲仁之一利器乎見有一學優行粹者即傾心而友愛之與之講是晰非則理欲之辨日以明藉以規過勸善則理欲之防日以嚴非爲仁之又一利器乎凡有所居而無不如是則利器無窮而仁全于吾雖百工之善事不是過矣子貢聞此夫亦可憬然于向者悅不若己之非而恍然知所改圖也哉
此章言爲邦之大法戒然禮樂不過治具而君心實爲治本清君心以維治法斯爲王道之純雖單爲顏子言而即所以立百

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葢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顔子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巳至商而有輅之名葢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



王之準也喟然章爲聖學問仁章爲天德此章爲王道有聖學然後可語天德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夫子與及門論治道多矣然皆因其人而舉其急者從未有以斟酌歷代之宏規百王不易之法戒告之者也若顔子學問功深身世相通大道理已全備于己而有王佐之才故夫子于其一日問爲邦之道而告之曰爲邦之道不外法古酌中以去其害治者而已敬天勤民制禮作樂乃爲治之大端而出治者之心尤其本也欲治法盡善必須酌古欲君志清明必在去邪吾試一一爲汝言之其敬天勤民之首務莫大于正時令夫天時即人事之所關天時不正人事何由而善而時之正者惟夏爲最雖建子建丑商周亦以爲正朔然非四時之始生物之令豈可以爲一歲之首故必如夏之建寅則四時順序五行順布萬物之生長收藏不忒人事之廢興因應皆宜其必行夏之時乎時正而令善而凡所

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以敬天而勤民釐工而熙績者不俱祀諸此也哉其次莫大于禮制矣車服皆禮制之大者車之制由來已久虞有鸞車夏有鉤車周有乘輅豈必主于殷然其制度略者或等威不辨詳者又過侈易敗惟殷之木輅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中者蓋輅之爲器用賤物勞無取太華故惟殷輅是乘焉可也輅取乎此而凡服食器用其宜質而中者槪可知矣冕之制亦由來已久始于黃帝夏有收殷有冔豈必主于周然其制度或則嫌其太質樸或則嫌其未華美惟周之五冕華不爲靡費不爲奢爲文而得其中者蓋祭服之冠體嚴用約固宜詳備故惟周冕是服焉可也冕取乎此而凡文章物采宜文而中者槪可知矣至如治定功成而作樂與禮制並行而不悖者也上以象功德下以和民志而可不法其盡美盡善者乎故不必兼取六代之樂而止取乎韶聲音容舞一如韶之廣大清明天覆地載可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
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
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
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
其久也不能無敝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
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
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
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
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

也法虞之樂其亦必法虞之治可知也凡此者皆百王之大法
也然有百王之大法必有萬世之大戒蓋蠱惑君心者不去則
所為顛倒而治道終不能興則鄭聲佞人是也必也于鄭聲則
放而絕之于佞人則遠而去之蓋鄭聲能亂雅樂而淫蕩人之
心志佞人能變亂是非而危殆人之邦家人君不知其害而每
易與親暱故放之則淫蕩除而德義始親遠之則讒諂屏而剛
正盡肅推之而凡所以蠱君心者自無不謹之至而害治者有
不盡消乎此則尤端本之至計也有所法以興其治有所戒以
保其法而君德純粹禮樂明備天時人事交和斯誠王道之大
隆為邦之極則也夫然非有顏淵之學豈易及此哉而惜乎有
其才而不及見諸治也

此章欲人之慎于處事而以近憂傷之遠近當兼時地說然不
可粘煞講要在道理上說理透則即近即遠無遠慮者只是私

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

意蔽之也近憂指事上說遠字當作深字看近字當作速字看更明○子曰凡人作事未有不欲其善而無後憂者也然而所以去其憂者在乎思慮之精蓋事必有理苟凡作一事必取此事之理再三思慮以求其至當于理上無纖毫背謬此即慮之遠者矣慮遠而後敢爲其事則理無不通一室可行于千里一日可垂于百年又何有憂患之至哉然而吾見人之處事往往無遠慮者多也愚蔽之人怠忽苟安止顧目前之快樂遂至悖理而不顧予智之徒浮躁敢爲止恃粗略之心思亦竟違道而紛馳即有斤斤自守之人未嘗不慮之再三自以爲能遠然以拘迂而過慎滯惑而多誤究未盡合理凡此皆不可爲能遠慮也蓋其心爲私意所蔽所以慮之不遠不遠則事之當爲者反不爲而不當爲者反爲之矣招尤集悔所不能免豈待久遠即一室之中將起戈矛目前之人將爲仇敵矣憂在近也有必然

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至此而悔慮之不遠晚矣則何如慮之于早精之于理而慎以處之之為得哉世之欲弭憂者夫亦可以知所變計矣

此醒人之誠于好德也于絕望中帶激厲意德兼人己言子曰人生皆有得于天之德此德全之可為聖賢丧之流為不肖一念一事而合德則己心喜而人心亦快旨念百事而合德則己心大慊而人心亦共慕則德豈不可好但好之而不誠與不好何異浮游為心則求謀不力得失隨之已有德何由全人有德何由取故必好之如好色一般方為誠于好德乃今觀之天下而何誠于好德者之難也吾向猶冀見其人今已矣其絕望矣乎欲求一好德之誠如好色之求其必得者吾未之見也浮游作輟世道之衰而人心之偷也不亦深可慨哉

此誅文仲蔽賢之心以立人臣之戒當時上有魯君獨罪文仲者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重不與立上曰竊位特以著其蔽賢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

之罪耳文仲亦不可謂真竊位者○子曰人臣居乎其位當求無愧于心若不稱其位而私據之是爲竊位予觀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何以明其爲竊位人臣以進賢爲事君之大則此位原與賢才共之者也乃當時柳下惠魯之賢者使文仲不知其賢猶可言也而惠既魯人仲又稱智則固已知之矣知之則當速薦之于君以與己並固其分也乃屈抑下僚而不與己並立于朝爲明知而故蔽其心蓋欲陰據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以吾位爲國家傳賢之公器非竊位而何夫以文仲之賢而以一念之私難逭斯罪人臣可不以薦賢爲務哉

此示人以淑躬善世之學即成湯檢身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鈇板朱註不可易明有而字一轉不必側重躬自厚但玩本文說到遠怨意及困勉錄載程明道語并郭子儀事可見不分兩件只在一時一事上俱見即孟子三自反意所以說遠怨非躬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自厚是一時一事薄責人又是一時一事也遠怨乃自然之驗非爲此而爲之故不重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安石爲之愧屈郭子儀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曲從之蓋疑之也今我所奏朝廷以爲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如此可謂躬自厚而薄責人者矣○子曰凡人持身處世而欲處之得宜不至招尤集悔則其于人己交接之間有時用其責備而爲厚爲薄斷不可有所倒置責之厚者宜在己責之薄者宜在人乃人往往但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夫一事之來人不能如吾意彼即有不是安知非我有以致之倘吾躬先有過差何怪乎人之悖施無如責人之心勝則不知自反而輒自謂無差自責之心少則不復求盡而致苛人無已人安能心服而不忿恨加之乎如有人焉凡事必先求自立

〇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

于無過之地苟有未盡深自刻責即或已慊更加求純如是其躬自厚焉而于人之不順必察其緣由而不遽與校即有可校而亦恕其無知諒其途窮不爲深刻又如是其薄責于人焉厚薄得宜如此不過自盡我持身處世之道非爲遠怨計也然厚其所當厚則身益修旣有以大服乎人曾見纖毫無過之人而不足以動人愛敬乎薄其所宜薄則人易從又無所寬恕于己曾見有休容愛人之人而不足以消人懟勃乎則遠怨矣夫不期遠而自遠則實非人之不怨乃吾自遠之耳此眞淑躬善世之要道也人何不以是道爲法哉

此爲妄行者戒蓋深棄之之詞棄之正所以警之也子曰天下事皆成于愼而敗于忽故以能思而且熟用之爲貴蓋事有難易理有淺深淺易者一思之而即得深難者熟思之而始明使其人凡做一事初則必與口將此事理思議蓋曰此事當如

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〇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之何做而始善繼而必與口又將此事理思議一遍曰此事必竟當如之何做而始盡善既得其大概又欲其周到如是之熟思而審處則必能虛以受人而人言可入倘彼自己謀之不臧而我得以樂効其忠矣何患事之有敗哉乃吾見人之處事者非安于愚蔽而如木石一般即恃其才智而輒躁妄從事一是不知去一思再思一是不肯去一思再思所以一味疏略一味放縱而竟有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己處事先如此旁人見之憂其必敗雖有善爲謀之識爲人謀之忠而代之謀彼亦必忽之以不信拒之以不必真正愛莫能助無論他人即熱腸如我亦末如之何也已矣非人坐視直自害其身而爲天下之棄物耳然則欲有爲者可不愼於處事虛以受人乎哉

此深警燕朋聚處之害。子曰人之取友原欲資以善其言行能資以善其言則必以文會友而所講究者莫非精義能資以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

善其行則必以友輔仁而所作爲者莫非大道如此則可得一二良朋亦必有益于立身處世而況羣居卽偶聚處片時亦必有裨于進德修業而況終日若羣居而非一人終日而非一時則所資多而爲時久正人生難得之會大有可爲之機矣乃考其所言此之所倡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謔浪笑傲莫非詼諧邪僻之言問其所行一人率先衆人效尤並不作正大施爲而喜好關慧莫非纖小卑汚之行以如此燕僻之朋而爲如此言行卽一二人不多時聚處且不可而竟譁然雜處同惡相濟以遂其放僻邪侈之心肆其行險僥倖之機內則損德而日流爲不肖外則招尤而必罹于奇禍眞難矣其爲人哉夫友本以取益而適以貫害如此反不若閉戶獨居終身寡交者其言行未必至是也人其重以此爲戒可矣

此著君子精義之學以立處事之準也專以處事言故以義爲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體禮遜信爲用皆以善其義耳義專主剛決言故要禮行遜出不然則直遂矣禮專主節文度數言遜兼言動專主從容和順言信兼內外說又統義禮遜三者三之字皆指義四者一時俱有而無先後君子哉總上四句非贊其人要看註之道二字

子曰人之處事雖于盡善以其無精義之學也惟君子深知事必有義乎日辨之明養之熟故其處事也一把義來稱量事物必合義方果决去爲若不合義則斷然不爲也以此爲主而不遷變如築墻之有基址繪畫之有粉地而爲質焉然以爲合乎義而行此義時或徑情直遂而無節文度數之詳轄之以行則非過即不及而失其中矣非義之善者也故必有禮以行之而尚義之中一皆天則之無偏焉然行此義雖有禮而當依禮發出來時或躁急乖戾而無從容孫順之氣借之以出則非近驕即近激而失其和矣非禮行之善者也故必須孫以出之而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禮之下一皆委婉安閒之氣象爲而禮行孫出此義又非有一毫之僞也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貫徹而信以成之爲得制事之主而又兼衆善之美以爲之輔則義益精以此處天下之事眞無往不宜矣此誠非學至養純而成德者不能有是道也信乎其君子之道哉世之欲善處事者其以君子爲法可也

此明君子爲己之學病是此心隱微獨覺不安處比患更深

子曰人之爲學必求有能于己而人之知不知于己無與也乃人往往于己之有能無能則視之泄泄然而于人之知不知則反若有隱隱焉抱疚于中而不忘者若君子之爲學豈其然乎君子之學蓋爲己而不爲人者也故其心不特常有所患也并有患之甚而深以爲病者焉不特常有所不患以專其所患也并有所不病以專其所病焉病則惟病其無能而已道有不明德有不立是己之無能也其心視之如疾痛之在身有不能一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刻安者而求必去之焉至如已有能而名譽不著賞識無聞是人不已知也其心視之若一無損于我常自得其得而相與安之並不以爲病焉病無能則所以求能者必無不至不病不知則所以病無能者自益專以不病之心篤病之之功以病之之功致不病之樂眞君子爲學之純心妙致也世之爲學者可不以君子之病不病爲心哉

此表君子一生激發之心以儆人及時着力意與後生可畏章叅看。子曰世人猶名君子務實故名不稱君子安之寧有君子而疾無名者哉而非所論于既沒世之後也當其爲學時獨言恐人聞獨行恐人見但知闇修而已何敢有名心也而學問既至德業充積盡其實于生前則沒世之後人必稱之如是方不負一生而可無愧怍苟平生悠悠忽忽無所樹立至終其身而名不稱則生爲徒生死不塞責愧死無地矣得不深以爲疾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也夫君子不求有名于生前而獨疾無名于身後則雖常抱此疾之之心以為學而無非一生激發及時進德之心矣此所以實至而名垂也不然徇名而實不至亦何貴乎此疾哉

此章欲人慎其所求意盖覺其反求而警其馳騖也兼為學涉世言求以用力言不比為字以用心言為己為人是所以求之故耳。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其所求亦異天下德業皆出諸己與人無與焉者也況己身以內本是無所不具取用不盡然不能自然而全必力為求之而後可求之猶懼不全而況乎不求惟君子深知乎此故平生無適而非求諸己其為學也道有未明以之自責德有不立以之自咎其涉世也動或招尤引為己過行或不得引為己德孜孜汲汲有加無已何嘗有舍己而求諸人者乎天下名利皆主之人與己無與焉者也況人各有心豈能無因而與私心投合故不必希望乎人必絕不求之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而後可不求猶恐生心而况乎有求乃小人不知乎此故平生無適而非求諸人其爲學也有道不知譏人之蔽有德不庸諂人之私其涉世也人不我愛謂其心殘人不我敬謂其行傲讒訕訕自討相苛何嘗有置人而求諸己者乎夫求諸己則德業日進求諸人則人欲日肆而君子小人於以分矣蓋自其一念爲己爲人之心不同遂致所求相反如此天下之欲爲君子而畏爲小人者可不愼所求乎哉

此明君子持己處衆之妙本涵養之純來與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看與和同驕泰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兩而字乃順遞下正言矜羣之妙也爭黨刎謙粗了只有此念頭便是覷莊心字意字可見。子曰持己處衆各有其道而人往往失之輕肆非所以律己然有心持重或至忤人則矜而爭者有之乖戾非所以善世然有意諧俗或至失己則羣而黨者有之何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為其雜以意氣情欲之私而不純乎道也若夫君子豈其然君子非不莊以持己而矜也然皆以道自律第正其在我而已並非以意氣凌人相與角是競非而失其和平故其矜也而自不爭焉君子非不和以處衆而群也然皆以道相親仍不失其正而已並非以情欲相比至于苟悅徇私而違乎公義故其群也而自不黨焉不爭方見君子之矜之善得己而仍不至于忤人不黨方見君子之群之美善世而仍不至于失己耳非其平日涵養之純何能及此人能為君子何患矜群之不交善而爭黨之悉化哉

○此章言用人聽言宜分取而不可合求蓋用人欲其慎而聽言欲其廣兩言字皆好一邊說兩人字皆不好一邊說○子曰用人聽言為治之大也然人往往取二者而合以求之聽其言之善即信其行而舉之見其人之不善并其言而廢之此所以人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

不得其用而善言亦無與收也若夫君子其心至明而至公者也明則于人與言察之極其精公則于人與言處之極其當深知人與言皆善則皆舉之固爲甚善然而不可得也人與言皆不善則皆廢之夫亦何難然亦必不能也蓋人之行多不及其言故當其用人則專以人爲主人必核其實斷不以言之善而遽用其人言之善自有不可沒故當其聽言則專以言爲斷言必廣爲取必不以人之惡而并棄其言如是則人無僥倖之心而皆將勸于爲善言無阻喪之氣而樂爲獻其忠謨用人聽言不交收其益乎有用人聽言之責者其知之

此章是論知要之學行之是行此一言或將行字離却一言竟作子張問行之行者非終身猶言一生不得將身字翻心字其恕乎是當下直指語不作沉吟思索語不欲勿施兼所欲在內要緊貼終身行講與他章不同因求一言故止言恕而忠在其

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中其盡頭處卽仁也。人之爲學騖博則行之難于該握要則行之易于守然所謂要者非約而已實欲以該博也聖人未嘗不欲以此教人而無如溺而不返則雖示之以其方使有以通乎身世而彼亦未必能行乃子貢則務博之久而有反約之意一日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意以一言至少而以此行之可以終身則至多矣寓至多于至少豈不勝于泛濫無歸者乎賜向者爲學有志力行而未得其要心甚悔之今者竊有慕乎此而未知其果有此一言否也子曰制行之方多端而必欲求之一言亦非不可但行此一言而終身可該則非取之己心而不窮推之人心而無阻者不可求其可以當此者其惟恕之一言乎何謂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蓋己所終身酬酢者人也所行不合乎人心則不可行矣而人己之同然者心之理也人心不度以己心則不合乎人心矣恕則度人心于己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

講

心而不欲即勿施初非有資于人故行之可以無有窮盡恕則推己心于人心而所欲即必施初非有逆于人故行之可以永無阻滯斯則終身可行之善道也因其反約而教之如此賜其必能行之矣實能行則忠在其中而行之熟則仁亦不外是矣洵乎學不貴乎知要哉

此章夫子自明其以直道待世也想是爲春秋之作人疑其有毀譽故特言此下節是言無毀譽之故直道而行即無毀譽所以二字明是因民心意看註時字不專指君而兼學士大夫言亦可。子曰人心本有直道見有善而即好之見有惡而即惡之此是是非非之公心即直道也安有所爲毀譽哉自人違其本心之直道而相與徇其好惡之私遂至有稱人惡則損其真而爲毀揚人善則過其實而爲譽者矣今殆舉世皆然而遂以疑吾爲亦有所毀譽乎人者抑知吾之於人也而豈有是哉吾

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葢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

亦嘗稱人之惡以示戒然稱之如其惡而止矣而如損其真而爲毀則違乎衆人惡惡之公心無論吾不敢即人亦有所不許也吾於誰而毀乎吾亦嘗揚人之善以示勸然揚之如其善而止矣而如過其實而爲譽則違乎衆人善善之公心無論吾不忍即人亦有所不與也吾于誰而譽乎即曰譽非刻薄之行似不妨爲之然無所譽則已如或有所譽者則必曾實見其人之或立志不凡或進修有序將來可以不負所許而有所試矣則雖揚之少過其實而爲譽而直非譽也譽且無之而毀不益可知乎吾無毀譽若此吾之直道而行也而其所以然者豈我獨得之見獨厚於人哉巳自古而皆然矣葢古人與今人未有善善惡惡之公心初無古今之殊彼三代之時其君操賞罰不可違民心之公故賞一善與衆共之刑一惡與衆共之直道而行也其學士大夫知是非不可違民心之公故有所是人共以爲

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

是有所非人共以爲非直道而行也今與三代世雖異而人心之直道不異故斯民也即三代之時之人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使吾而有毀譽是謂民心可欺而不以三代之民待斯民是薄待斯民矣吾何忍且謂三代既遠而不以三代治民之道治斯民是蔑視三代矣吾又何敢吾惟法三代順民心以行直道而已矣此吾之所以無毀譽也世其諒吾是非之心而無所嫌疑自反其致是非之寔而知所勸懲此則吾之幸也夫

此夫子傷人心之不古即二事以例其餘見即此而世變已愈甚將來更不知其何如末句內煞有無限感慨神情○子曰觀人心可以知世道吾由今日之人心而追遡吾生之初其人心已不古若矣吾生之前文武成康之遺澤未泯于世人皆大道爲公故忠信淳厚之風無事不然至于吾生之初去古既遠此風漸衰已可慨矣然而詐僞澆薄者猶少而忠信淳厚者猶多

甚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即一二事可見焉如一史官也見聞未確考訂未真則寧闕其文而不書如夏五郭公之類是也不挾己見以自是不隨人言以誣世朝有信史吾猶及見之也又如一有馬者也己或頗豈人或乏乘則慨然借之而不吝如獻縞脫驂之徒是也不挾己有以自私不忘彼乏以利人野有淳風吾猶及見之也即史之闕而類于史者可知凡擅作文章以惑世誣民者猶無其人矣即馬之借而類于馬者可知凡封殖貨財以侈欲傲世者猶少其徒矣當時見之以為此不過細微之事分所當然義所固然不足為異也乃浸淫至于今為間此二者忠厚之風猶有存乎但見舉世盡趨于詐忌諱以避嫌佞諛以悅俗而闕文者絕響矣舉世群習于澆侈靡以自逞刻吝以待物馬借人者屏迹矣其亡矣夫夫由後遡前而知前之世道猶為近古而未甚衰也乃以吾一人之身前後曾幾何時而人心頓異如此則自茲以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後吾恐造作語言以禍世刻剥閭里以自肥者將必有更甚于今者矣人心益壞而世道益衰將不知其何所底也不亦深可慨哉

此言聽言作事者之害欲人知其害而愼之也上亂字是炫亂下亂字是敗亂巧言在人小不忍在己○子曰人之聽言作事欲致其善當知去其所害如理出于正而守之己者德也德有定理言以昭德聽之亦有所亂然惟正言則然耳自世有巧言之人以是爲非聽之者信以爲非則于是者不知所從以非爲是聽之者信以爲是則于非者不知所去吾心所守之德不將炫亂乎有所當爲而圖之于己者謀也謀規其大忍以成謀行之何足爲亂然必能忍則然耳自世有小不忍者或牽于情當幾不能果斷則以私害公或激于氣臨事失于輕決則以暴致僨吾事所謀之大不將敗亂乎德亂則無以修其身謀亂則無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以建其功非人之能害我我自無知言養氣之功也聽言謀事者可不知所以杜其亂哉

此爲好惡狥衆者訓見當擴好惡之明審好惡之實也重必察二字而言外又有所以能察之本在不可不知○子曰欲觀人之賢否必以人之好惡爲憑然惟仁者無私能得好惡之正其所好惡之人無俟審察而可據以爲信而要不可概之衆人也夫好惡而至衆人無異詞人必以爲公論而可信矣而孰知豈皆仁者乎衆人狥私每因愛憎以爲毀譽衆人無識每狥形迹而忽隱微設有人焉衆雖惡之也然其所惡之人安知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者乎吾若不察而卽以其惡爲惡則失善人矣故君子必加察焉因其言而考其行并核其心果可惡焉則惡之不然者一言以表其微明衆論之苛而勸天下之爲善者焉可也有人焉衆雖好之也然其所好之人安知事若甚善而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其情則有害者乎吾苟不察而即以其好爲好則收非人矣故君子必加察焉因其言而考其行并核其心果可好焉則好之不然者一言以斥其非明衆情之譽而懲天下之爲惡者焉可也吾之必察非必有藐視衆人之心而衆之爲衆有固然也欲知人者其可隨衆乎哉

此責人之深于體道而不可他諉也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便是非道弘人句只帶說乃反言以足上句意耳不可對言○子曰道者立人之理人者載道之器道與人本相合而不相離者也乃自人以人視人而不知有道以道視道而不知在人人與道離而爲二而道之分量本自弘大者遂從而狹小矣夫道既狹小而不弘則其人亦流爲庸衆之人而豈復能德尊業廣爲弘大之人也哉然則人欲弘其人必先弘其道而弘其道者誰則能之則惟在人而已蓋道量雖自本弘

自一事一物以至于上蟠下際無不充周而當其藏于人心則至微人一蔽于物欲則無以達之于事物運之于天地故失其弘必加知行之功而將此道之分量窮究得淨盡體行得周到則體立于吾身用昭于天下由盡性踐形而極之參贊位育則斯道至弘大之分量復全于吾矣故能弘道者惟人也而道惟人則能弘人者亦惟人道爲盡性踐形之大道則人亦爲盡性踐形之大人道爲參贊位育之大道則人亦爲參贊位育之大人乃或者以爲人本有道則道自能弘人抑知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無爲則不能代人之用心以求知人之知識何由而弘無爲則不能代人之用力以求行人之德業何由而弘而抑曰道可弘人也則未聞有生而即爲聖賢者也道豈能弘人哉抑弘人之非道則愈知弘道之惟人矣人其毋諉于道而自盡其人之責可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

此勉人改過意專爲動以過自棄棄人者發以見害不在過則能改爲急矣○子曰人之于過不可使有而亦不能盡無惟不可使有故一有過而遂棄絕之者有矣惟不能盡無故既有過而竟安居之者有矣二者皆不知處過之道者也蓋生而無過者聖人也不可多得者也有過而可復于無過者學人也蓋人可勉者也則改之要也隨過隨改而無一因循苟安則可復于無過若過而不改則便安于目前反無解免于末路是真謂之過矣世之以過爲棄以過爲安者不可知所返乎

此爲徒思而不學者發是教人思不可廢學非教人廢思也

子曰人之求理思學不可偏廢顧學迂而思捷學勞而思逸故人往往樂于用思而不樂于力學抑知人之所爲必求其有益使思而果有益一思即得無復疑殆則誰不樂思乃吾亦嘗身試之矣思之終日而食以忘思之終夜而寢以廢夫日夜不輟

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可謂久矣寢食俱置可謂專矣宜乎理無所不悟而有益矣而卒之懸空思想豈能有得即有所得亦影響惝怳之見而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是終歸無益也無他徒思而不學則未經耳聞目見安有真見未經體驗躬行何由實得則何若好古敏求以致其知術習事物以力于行而學以濟其思爲切而有據實而可憑之有益乎洵乎其徒思不如兼學也夫徒思無益則徒學亦無益可知故必學以爲先而思以繼之交進互用其庶幾乎不然者偏用其一誤而思返悔之已晚吾嘗閱歷而知之人慎無弗信而復蹈吾之故轍也

此章表君子純心之學只重首句而首句又重謀道二字中二句申明首句之故末句直接以足首句意憂在謀先亦在謀後憂以心言謀以功言惟有是心故有是功總是純心于學處看註該遵三轉之說看本文並無一轉字一路直下又似三轉之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說與本文未合。蓋朱子講學。以防其弊。故以三轉發揮言外之意。是補意。非本文正意也。若作文自應順夫子本文口氣爲是。且大全云。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詞。據此則此句中已明有非爲是以得祿意矣。蓋知三轉之說。似可不用否。○子曰人之爲學。心專方有獲。心分則無成。必然之理也。乃世之不知謀道者無論矣。即知謀道而一心以謀道。又分一心以謀食。謀有所分。無論必不能得道。即得道亦借道以爲食地耳。豈純心之學乎。若君子則不然。君子所終日圖維。一生爲籌者。惟謀得乎當知當行之道而已矣。初不分其心力謀得乎祿食以爲資生之計也。其謀之專乎道而不分于食者何哉。蓋以食非謀之可得也。試看人之耕也。本欲以謀飽也。然而豈凶難必。則雖並不期餒而餒亦自時在其中矣。君子雖非爲謀之有不得而不謀。然而得食之不係乎謀類如此也。以食又不待謀而始得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也試看人之學也本欲以得道也然而學至君求則雖並不求祿而祿亦有時在其中矣君子雖非爲學可得祿而謀之然而食之不待于謀又可見也謀不謀之相去如此故君子之心但見道而不見祿當道之不得則終身以爲憂至祿不得而貧則絕不以爲憂于道憂之至則于道謀之自勤于貧絕不憂則于食何爲而謀之哉君子之純心于學如此人可知所法矣

此章言爲學之全功欲人由已至而求其未至蓋德愈全而責愈備也作一頭兩脚看以學字作骨小註明內外本末之序內外二字不可太泥蓋學到仁守地位外面也不是大段不好涖之不莊動不以禮不過是小疵須要說得淺抗圈外註自見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是修齊治平事但亦是修齊治平小欠缺處蒙引以知仁屬心莊屬事禮屬事皆夠註內外本末之序而然民不敬不重只重不可不莊上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倣此

講見仁人無流露之精神動字是使民的意思禮字要看得細如條教之張弛合節號令之緩急得宜即是禮禮字雖歸在民身上重吾去以禮動民說與齊之以禮不同如蒐苗獮狩爲靈臺靈沼之類是動之以禮也如殷之作九成宮而商人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春秋三築臺之類是動之不以禮也蒙引此章專就士大夫說似太偏泛說爲是○子曰爲學貴有全功大本固急而末節亦不可缺欲理之有得而無失在仁以實其知則大本立欲民之起敬而感化在貌莊而政當則小節完本末兼備乃爲全學故人之爲學也始而資質明敏學問功深于修己治人之理真能用睿智之心德以及知之矣又必以無私之心德力行所知之理使無物不體無時不然而後所知之理乃可實有諸己而不失苟私欲橫生工夫間斷是仁不能固守之也則此理雖知而得之終非心得之真必旋得而旋失之矣若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雖德成于己其大本已立而于臨民之際又必衣冠正瞻視尊而莊以涖之則民自望而敬畏苟其不然則輕佻慢易之下我先無以作民之敬而民亦遂玩忽之夫嚬笑舉止之未肅此雖不過氣禀稍有未融學問稍有未到特小疵耳而亦以見仁人無睟面盎背自然流露之精神矣何可安也至于知及之仁能守之而又能莊以涖之雖足以起民之敬畏儀型而施政教發號令以鼓動斯民之處又必張弛合節緩急得宜悉協乎大中至正之禮方爲盡善苟其不然則偏陂駁雜之下民必將有窒礙之憂而難于奉行夫設施厝注之偶失此亦不過氣禀稍有未融學問稍有未到特小疵耳而亦以見仁人無優游遠大一代純王之化理矣猶未善也故君子爲學先知及以爲仁守之地又莊涖動禮以終仁守之功則學盡而德以全不然者不先立其本則德未全而末無由修不兼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盡其末則全德猶有所累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至也歟

此章言人之品格不同以示觀人者之當審也任用意亦即寓其中君子小人以人品言然大聖大奸恐不在內陸講義載鄭說甚明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大兼材德小兼器量或云材所成爲器德所充爲量大如綱常大道理宇宙大責任輔世長民大事業託孤寄命大節操小如米鹽錢穀一技一能之類知就外所得見言受就中所承當言看本文本兩平陸大全獨取存疑側重之說云觀人當于其大不當于其小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此說于理誠然而于本文似未合○子曰欲得用人之道當知觀人之法用人之道貴兼收並蓄故君子小人似皆可取而觀人之法貴知明處當故君子小人實有攸分蓋吾之知識之必視乎其所承受其所受有大小而吾之知之遂因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爲大小焉知其人而果君子乎君子以立乎其大爲務者也故于小事或未及精明且亦不屑理會若以小者鑒賞之則君子既失其長而吾亦不收其用不可也而若以大者投之則彼可以從容承受之而不難蓋德大則德之所化行亦大材大則材之所設施亦大也此君子之品格固然也以是觀君子方能得君子之用而不爲小人所排擠矣知其人而果小人乎小人以精乎其小爲事者也故于大節必未嘗講究則必不能承當若以大者任受焉則小人必至僨事而吾亦反將貫禍不可也而若以小者處之則吾責其盡力報知己而自効蓋器小則器之所任使亦小量小則量之所斡濟亦小也此小人之品格固然也以是觀小人亦可收小人之用而得爲君子所驅策矣觀人者其審之

此章是勉人爲仁意爲不知仁而憚于爲者發沈無回曰仁者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

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講

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卽以緩急論而于至切之水火猶爲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卽以利害論而仁獨有利而無害正是提醒人處又云民字是以下統上之詞。子曰仁者生人之理非物之所得而比者也而人往往視之爲不甚切于吾生而不必爲甚至疑其有害于吾生而不可爲抑知民之于仁也豈其然乎夫仁固至切于吾而且無害者也人不知仁吾試以一物形之而可見彼水火非人之所視以爲至切者乎非視以爲無之則有害有之則甚利者乎然以仁較之水火必取自外至而仁卽在己心水火不過養人之生而仁則以成人之德其甚于水火固較然也且夫水火有利猶有害而仁則有利而無害彼水火吾見有蹈之而死者矣未見有蹈仁而死者也益可以見仁之甚于水火矣甚切如此則宜甚樂于爲仁無害如彼則又何畏而不爲仁凡爲仁者可知所自勉矣

〇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此勉學者勇於爲仁意。專爲知仁之爲美而不知爲之勇者發。重一當字。不讓乃足上之詞。非當而又不讓也。若力弱氣沮讓有氣力者去做。便是擔當不勇。言師者甚其詞以見爲之當勇。意本不重。不可煞講。子曰。學莫要于爲仁。必須勇往直前。擔當之以爲己任。乃人或有甘心退讓。若惟恐奪人之有而人嫌其相爭者然。是爲仁而不勇也。何足爲當。蓋天下惟吾無而取之人者嫌于爭。而仁則吾自有而爲之。己何嫌于爭。天下惟人可以資吾。吾可以予人者或當讓。而仁則彼此皆有而不勞與。何必讓。且夫勇則日進。不勇則日退。我勇人不能沮。吾不勇人不能助。故其當之也。去私則速求其去之盡。存理則速求其存之全。其心皇皇然惟恐居人之後。而其力孜孜焉常自爭人之前。雖凡事當恭敬謙遜如師者。亦無所讓焉。蓋不讓實以仁在性情心術之微。忠孝節廉之大。當之者必極其量之寬廣而後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能容必貞其力之强毅而後能任此其勇往直前卽嚴師亦無所遜也是則眞可謂能當仁者矣而仁何患不全哉吾願人之當之者愼無所讓也

此章欲人之善其守也就應事上說貞字義必正而又固方是貞然其中實兼變通意若匹夫之諒有犢犢者有悻悻者皆固而不正者也此而守與和而不同而守同看○子曰人之處事固貴持守之堅然天下有同一堅守而實不同者其有見于義理之正而歷萬變而不失其守者則謂之貞其尚蔽于是非之理而泥其迹而守之堅者則謂之諒貞與諒其迹相似故人往往疑君子之守亦有近于諒者而不知非君子則然若既爲君子則其平日于義理辨之明養之純故其應事也一惟義是從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推移變化一歸至中但有固守其正而貞爲耳而自不必信必果不顧義理所在硜硜執一己之小信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諒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善處事也世之欲固守者可不以君子爲法哉

此表純臣事君之道重敬其事字而字一轉兼兩意說方周到

○子曰入臣事君當專用其心而不可有分任一職則有一職之事乃我所當盡者也而至于詔之食則君所稱量而付與與于我者也且吾之居位任事本以行道而爲國爲民非以爲得祿之資苟事未盡而先有求祿之心與事既盡而有責報之心則于事必不能盡而爲素餐即盡亦止以爲私而非純臣矣何可也故事君者無論位尊而事大與位卑而事小皆當一主以敬主一無適內盡其心外竭其力精白承休鞠躬盡瘁時恐有愧其職不足報稱而至于報功之典則寵置之度外絕不計及焉如是庶幾心專于所事而事無不舉爲忠于事君之臣矣蓋敬事而不後食則敬事之心不專一故敬事而又須後食然誠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能敬事則謀食之心無暇及。故敬事而自能後食。此純臣事君之道也。事君者其以是爲準可也。

此明君子隨材造就大道爲公之心四字串下。○子曰世之善教必雜。君子以其心之獨至也。自人不知君子之心。但見君子教人之法。以爲必須擇人而教。于是分門別類。取其善者教之。其不善者即棄之。是將使天之生材無一不善者而後可也。是將使人之習于不善者終不得復進于善也。安賴有吾之教乎。夫有所擇而教者。必其中有所不足也。不然則其中有所至恐也。君子豈其然。君子胸羅萬善。既足以分應而不窮。情發萬物又若有弗成而難已。故但有教之而初無類焉。蓋深知人之不善。非其本性。特染于氣習。因有善惡之殊。而習無不可以挽回。性無不可以擴充。全在教之者善于開導其心。振作其氣。則皆可以去不善而復歸于善。故凡賢智者抑而使過愚不肖者引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而使企其心但有委曲裁成以教之而無分門別類以棄之也君子所以爲善教而天下所以皆賴之也歟

此章見欲有所謀者當愼其所與意玩相字雖對言然微側重善正不可與惡邪謀一邊困勉錄云註善惡邪正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若君子中吾道中又各自有同異雖不可謂不同而亦宜愼○子曰天下之事非謀不定然必人品學術不相上下是道同也則能悉其中之利弊窮此內之閫奧而後可相與謀如道有不同一爲君子道上人一爲小人道上人而相與謀事功則趨向異其論事必相反小人聞君子之言必拒之以不信君子聽小人之言或至于僨事一爲吾儒之道一爲異端之道而相與謀學術則意見乖其論學必相背異端爭吾儒之說必將剪立門戶吾儒惑異端之說必將淆亂適從其何可也故于小人異端化之可也教之可也拒之可也而斷不宜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相與爲謀蓋謀者求同心共濟之意道不同則不能共濟而反以賈害善謀者所以必慎之歟

此示人以修辭之道○子曰君子以修行爲先至修詞其末焉者矣然有時而欲以明道欲以經世亦必有資乎辭顧辭雖不可已而修詞自有道乃不知者但以辭爲尚馳騁以爲博追琢以爲工而究之叩其辭中之旨或且無甚可味甚至一望索然下不足以明道上不足以經世則其辭皆爲無用之辭矣豈修辭之道乎蓋修詞之道不惟其文而惟其意意存乎中不得通達乃假辭以達之若其辭勝則反足以掩意苟其意白則何取乎多辭故修辭者辭未達則暢言之而非多辭既達則約言之而非少而斷不以繁多爲富華麗爲工蓋辭達而即已矣此所以言文行遠卓乎爲明道經世之辭也世之修辭者其知所止也夫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葢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

此章見聖人無往而非道即矜不成人之一端而自然合道處可見總要發揮得聖人不煩作意而動皆中節意出纔是固字神理　今夫人一言一動莫不有道存乎其間而道無定在或因乎事或因乎人隨其所遇發乎心而不得不然順乎理而自宜當然此在身其中者固不自知即受其賜者亦不及覺得旁觀者之証明而聖人之道固已躍如矣不觀夫子之待師冕乎一日者瞽之太師冕來見夫子而夫子待之在階言階登席言席既坐言坐且告之詳曰某在斯某在斯位之東西上下歷歷分明子張此時見與師言之如此欲問而未得也及師冕既出之後而遂有道與之問葢以待他人不然而待師獨然以為非道夫子必無其事以為是道夫子獨創其奇幾疑夫子為獨厚于師師何幸獨見重于夫子而孰知夫子何必獨厚師冕何曾獨見重哉無他待師有待師之道時而遇師則如是待師而已

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因曉之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吾之遇階非常言階也師不知升階則與言階耳相師于階之道固然也遇席非常言席也師不知就席則與言席耳相師于席之道固然也遇坐非常言坐也師不知坐之爲某故歷告以某耳相師于坐之道固然也禮以義起情隨境生何足異焉由夫子相師之言推之則知人之一言一動莫不各有其道聖人無心合之人自不能以有心體之耳卽一相師之道可悟聖道之全卽聖人之相師可悟凡人語默之宜然非子張何自而發之哉

論語卷八終　上

同里陸稼書 陸蒿菴兩先生鑒定

##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仕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

# 論語卷之八下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此章夫子抑權奸扶名分以維魯也首句是案下分三段看首段至何以伐爲以是非之理論次段夫子欲之三節欲二子陳匡救之言於季氏三段今夫顓臾至末六節欲季氏酌利害之機以自止而歸重在首段先王三句主意已盡下雖以過之不可辭憂之非所急申責之而總以明首段之不可伐也欲字亦通章眼目處欲便患寡貧便無魯先王夫子因一欲字直究到蕭牆之變所以遏其欲者深矣責冉求責季氏不可平看使不逢君以安季無非使不過上以安魯耳書法曰季氏見不臣曰伐見無王曰將見猶可以諫過與與字不是疑詞不可伐以理法言不必伐以利害言不當伐以體統言言過與是過謫過過字不同周任二節當一直說下聞字貫兩節是泛言註季氏數

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

句預透不可入講首遠人亦泛言後遠人方指顓臾天下之征伐天子主之一國之征伐國君主之臣不得而與也故人臣無將將則肆其欲蔑名分上無王而下無君在所必誅奈何顓臾本為魯之附庸國以季氏也而覔貪其土地擅興師旅而將伐之冉有季路既為其臣知其將然此時猶可以諫而止其欲則何過之有乃第見于孔子以季氏將有征伐之事于顓臾為告蓋不告恐得罪夫子告之并欲以試可否也夫子以求比由尤用事故獨責之曰求顓臾之伐過矣然未必皆季孫之過也無乃爾實為之謀之過與爾豈以顓臾為可伐者乎亦未知顓臾之所以為顓臾矣夫顓臾之國非無自而來而與竊據者同也昔者周先王以東蒙山無祭主而特封以為之主又非有敵國外患之虞也其國即在魯邦域之中矣是不在季氏管轄之內而為魯公家社稷之臣也今以季氏也而伐之是蔑先王亂

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求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

邦域撤社稷之衛而為不臣也其罪大矣以是觀之將以何者為名而伐之為哉陷主于罪非爾之過而何冉有因諉咎曰顓臾之伐夫子以過責求似乎吾二臣欲之而不知一國之權操于夫子夫子實自己心欲之耳若吾二臣者原知其不可伐而皆不欲也意謂此言可以自解矣而夫子愈責之曰求爾安得諉其過于夫子哉昔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必能陳布其臣救之力而後可就有位之列若自量不能陳力者則即止而不就此猶相之于瞽者然為臣必繩其愆而糾其繆為相必持其危而扶其顛若危而不去持顛而不去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何異不能而不止又焉用彼臣為哉且爾不欲之言以為得辭其責亦已過矣夫爾夫子踰越人臣之紀法猶虎兕本在柙而竟出于柙也顛覆王府之典章猶龜玉本在櫝而竟毀于櫝中也是誰之過與非虎兕之過而典守虎兕者之過非龜玉之過而典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守龜玉者之過可知汝典守季氏既不能諫諍其欲又不能止而可以不欲自諉其過與冉有終欲爲已解過而并爲季氏解以爲自解之地曰夫子責求不諫亦知顓臾之伐季氏實有不得已者乎夫子但知昔之顓臾而不知今之顓臾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又逼近費邑固則在彼有啟疆之思近則在吾有侵凌之患及今季氏兵力强盛而取之可也若今拘于嫌疑而不取恐後世衰弱必爲子孫憂爲是之故夫子亦可原其情而諒求之不諫矣冉子此言本欲脫過而與謀之情更顯但知爲季氏謀而不知有魯矣故夫子復責之曰求君子最惡夫心本貪欲郤舍之不言而別爲辭以欺飾之人今季氏之取顓臾本是貪欲也乃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此正君子之所疾也彼季氏不憂其所當憂而爲子孫憂者特患寡與貧耳亦大異乎吾所聞矣丘也聞諸侯而有國大夫而

**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

有家者所患不在民之寡而患無上下之分至于不均所患不在財之乏而患失上下之心至于不安何以貧寡不足患而惟不均安之是患哉蓋不患不均安其中必更有不和之弊一患貧寡其極必至有傾覆之禍而傾覆由于不安不和總由于不均故有國家者第一要務只在均天下惟不均故貧誠使君士卿祿彼此各守其分所應得而絕無侵奪于本分之外則上下均平矣均則君享公賦之入自覺有餘用臣享采地之供自覺有餘財而貧之患以無不均則不和天下惟不和故寡誠使均而無貧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則君臣之情和睦矣和則君有公家之民以任使自覺足于使臣有私家之民以驅策自覺足于驅而寡之患以無不和則不安天下惟不安故有傾誠使和而無寡君不疑忌其臣臣不猜嫌于君則君臣之位安

寡矣安則君永保其國何由傷敗臣永保其家何由滅亡而傾

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

之禍以無國家之治極于無傾而要自均安始此貧寡所以不足患而不均安所以當患也夫有國家者惟以貧寡爲患則國內相爭猶爲不足因而思侵及遠人今不患如是則但知以內治爲急何有服遠之意故凡遠人或聘問不通或徵會不至而不服則但布教化明信義以修吾禮樂法度之文德此非以招來夫遠而彼向化自歸若修以來之耳不勤兵也既有以來之則必隨分處置以安之焉不利其土地人民也正所開有國家者如此爲臣而能以此輔其主方是柔遠能邇安定國家之大道今由與求也共任相夫子之責致令遠人不服而不能修內治以來之也邦分崩而歸之私室家離析而至于屢叛而不能修內治以守之也則今日所謀者正當謀夫均和謀夫文德之不服乃不是之謀而反謀動干戈于邦之內焉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之得失而在蕭牆至近之地不均不和內變將作以

**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

至于傾覆也及今將變起蕭牆而何暇爲子孫計季孫不自知憂二子又不代爲之憂正所謂危不持顛不扶也由求之過直不可逭矣吾之責豈過哉夫子反覆開諭如此無非所以抑權奸扶名分以維魯之深心也夫

此章通論天下之大勢深慨今之無道因追思有道而欲反今于古也前從有道說下無道後從無道說轉有道傷今思古之意慨然言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事自諸侯出隱桓之天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天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天下也夫子作春秋以明王法是自託于庶人之議故此章具一部春秋始終有道無道歸重天子身上見周天子失權之意○孔子曰天下之勢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必然之理也而其所以然者不在天下而在有天下者天下主于天子而天子而下有諸侯大夫陪臣皆視天子以爲從違者也至有心世

之為其濟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正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

道之庶人不過視天下以為欣戚焉耳故天下之有道無道一以天子為斷禮樂征伐乃治天下之大道其權而自天子出則天下治然惟天下有道之時則然天子能修德以化天下修政以治天下使天下皆順從夫天子是有道之天下也則此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七征九伐掌之司馬權操于一人命稟于獨斷蓋自天子出也為諸侯者且皆奉行唯謹不敢變禮易樂擅專征伐而況下而大夫又下而陪臣乎誠哉有道時也若天下無道則君弱臣強侯國所用禮樂不遵天子輒自變易所有征伐不稟天子輒自擅興而自諸侯出矣自諸侯出則不臣無王而逆理矣逆理之事豈能長久多則至十世希有不失其柄者矣諸侯既可專擅則大夫亦將效尤諸侯而自大夫出矣陪臣又可效尤大夫而自陪臣執國命矣大夫出則逆理甚而失之速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則逆理愈甚而失之愈速三世希不

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

失矣天子失道而權之下替至此尚成天下乎上無公道因之有心世道之庶人心懷感憤思圖救正不得已而有是是非非之公議焉安得不令人益思有道不置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之權既不在諸侯矣而一國賞罰號令之政柄豈復有在大夫者哉不在大夫而陪臣可知天下有道則君明臣良治具畢張由天子而至陪臣既盡無失道矣而庶人心悅誠服順治從王之不暇何自有私為議論者哉庶人不議則庶人而上又可知猗歟盛哉吾安得而生其時也無如今之天下一大夫專政之天下也致令庶人不得不議聊存公道于下以維持王法亦深可慨已

此專論竊權者之必失以惕權臣也指魯言不泛政去卽祿去交互言之子孫微當作已然說。孔子曰天下凡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從豈特諸侯之僭天子然哉卽魯之

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蘓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

大夫觀之而可見魯自文公薨襄仲殺公子赤以立宣公自此國之貢賦不爲公家所有祿之去也歷成襄昭定已五世矣宣公以後越一世而季武子始專國政自此君之權柄遂常擅于大夫政之逮也歷悼平桓子已四世矣三桓之專據如此自以爲世世強盛也而孰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今已將滿其數其下必有發尤而奪其柄者蓋己不正則無以令人己爲逆則人人思逆故夫三桓之子孫于今已微弱矣洵乎非其有者必失不宜大者必微也祿豈能常享政豈能常專乎三桓有知固當自悔而凡爲強臣亦宜以三桓爲鑒戒矣

此章見交友之當愼損益並列欲人知出此卽入彼而知所去取也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于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損而不自知意矣字有千

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可萬哼之意三益缺一不可三損有一即足敗德友之損益俱主吾言爲是○孔子曰人之成德必資于友而交友貴知所擇益友凡以求益非以求損也而無如有益必有損益者之交友有三損者之交友亦有三焉使有益而無損易以取益使有損而無益難以去損損益紛投友者何可不慎使益多而損少損猶易遠使損多而益少益或難求多寡相等慎友者更何可不勤故人損無能得益而入益猶須防損也益者何友責善而無回護者直也吾能日夜切磋而友之信實而無更易者諒也吾能朝夕觀摩而友之多識前言往行而不膠偏見者多聞也吾能樂群敬業而友之友直則有過必聞友諒則誠心日進友多聞則知識日廣薰陶漸染之下或相與嚴憚畏敬或相與興起慕效有不德立道明者乎益不自知其益而自益矣損者何友以足恭爲事而威儀習熟者便辟也吾或偶焉親近而友之以

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令色爲務而媚悅極工者善柔也吾或偶焉狎昵而友之以巧言爲長而口才快利者便佞也吾或偶焉樂聽喜聞而友之友便辟曲而不直之人則過不得聞而惡日滋友善柔僞而不誠之人則誠不能存而僞日起友便佞徒事勦集實無聞見之人則理不能明而見識日趨汙下浸淫漸漬之餘或相與效尤其言動或相與彷彿其心身有不德隳道喪者乎亦不自知其損而自損矣三益當友而每爲人情所嚴憚三損不當友而每爲常情所狎悅可不矯人情之常而慎之務期盡取其益盡去其損哉

此言情發之不可不慎益樂從心生情還從情上養心損樂從心恣情還從情上累心只在人心道心上分界亦見出此又彼無有中立意。孔子曰人情孰無好樂而好樂當知所慎樂爲情之所鍾用之而當則有益用之而不當則有損假令有益無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損可不慎。節益多損少。猶可不慎之至。其如益者之樂有三。損者之樂亦有三。則出乎益樂。即入乎損樂。斷無介乎不損不益之間者。益樂盡其三。方無損之憂。損樂有其一。即為益之累。可不慎哉。三樂之益者何如。禮樂有制度聲容之節。最不易辨。辨之最難習服。故人往往不喜好之者也。而其人竟好去辨其節而習服之。人之善言善行。最足形人之短。攖人之忌。故人往往不喜道之者也。而其人竟好去稱道而愛慕之。直諒多聞之賢友。不便于己而不易親近。故人往往不喜好與之為友。而況多乎。乃其人竟好去多為結契而取法之。樂節禮樂。則必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于內。善其威儀節奏之文于外。樂道人之善。則必有以領會其善中之味。體行其善中之理。樂多賢友。則必有以從容規勸以進其德。質析奇疑以明其道。雖欲不收其放心。成其學業。不可得也。其為益大矣。三樂之損者何如。驕縱後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肆以爲樂此不可樂者也而竟樂之安佚玩遊以爲樂亦不可樂者也而竟樂之宴飲淫溺以爲樂更不可樂者也而竟樂之樂驕樂則必不敬而惰不和不復循規蹈矩矣樂佚遊則安于惡而惰于善必至惡聞善言矣樂宴樂則愛近小人而憚親勝己不思求人之規正矣雖欲不絕于上品極于下流不可得也其爲損大矣時防其不當樂而常欣其所當樂庶有益而無損哉

此章戒人之語默失宜專以侍君子而言見無審己識時之智三愆有因放肆有因躁促而然者其所以然則在于無素養此言外意須補足數言字俱指侍者隱字不可說其奸深恐與侍君子不合○孔子曰人之語默不可有愆而亦有至于愆者必其侍于君子而始形也彼優于學問涵養之人而侍于君子亦未必有愆苟不能然則必至有愆矣其愆始有三焉盖君子者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以德則盛以位則尊侍于其側者意欲自逞其才智與君子爭長則遂不覺其浮誇而愆以者心恐窺見其底裏爲君子輕薄則遂不覺其跼促而愆又生愆亦未必盡于三而就語默言之則大約不出此三愆雖何或非當言之會或無下問之至是吾之言尚未臨及吾也則不必言矣而竟率爾便言以急自表暴則謂之躁妄躁一愆也或時當進言或君子有問是吾之言已臨及吾也則即宜言矣而反默然爾不言以藏其愚拙則謂之隱匿隱又一愆也即時可以言矣又必察君子之顔色喜怒向背何如而後覕之以爲語默雖非迎合實有觀變之哲若未能見之而恣意以言毫無察言觀色之明則謂之盲瞽而已瞽又一愆也三愆皆愆于言而實愆于心躁生于心之迫而不能制隱起于心之怯而不能自聲萌于心之粗疎而不能兼照此是以見其臨時無審己識時之哲而實因其平日學問未精涵養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

○到故至于此慾雖遲待君子而始形斷不可俟待君子而始擾欲免是三慾者必預爲待之之地而又慎于待之之時其庶幾哉。

此即三戒以明君子遏欲定性之學貫徹終身而分屬言之者指其尤易犯之時而見倍當留心也○孔子曰人之生皆血氣爲之然血氣能生人亦能害人苟不有以制防之即無能杜其害故當有戒而制防不容無以盡杜其害故戒有其三盡血氣能爲運而不能爲主而主之必以理理勝則血氣遂退聽其競戒謹之者亦惟以義理遏嗜欲而已但常人不明義理而又投遵義理則失于制防而嗜欲以熾何能有此三戒雖君子知欲不可縱而理不可違故能常常無不戒謹又能一時倍加戒謹而以理制欲不使生人者反得以害人盡實能有此三戒甚三戒維何如好色好鬭貪得此嗜欲也要皆爲血氣所使而然

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
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
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
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
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則此三者何時不當戒君子豈必分夫少壯老而各戒其一然
有一時則有一時之尤易流者故君子于合戒之中又有分戒
之法少之時血氣未能鎮定易動于淫遂至好色焉此人情之
常也不知色而好之必將濫及非禮之色而虧人節操敗己身
名君子必戰戰兢兢而戒之不特非禮之色在所必嚴即合禮
之色而溺之亦足以戕生故必慎焉而斷不爲情欲所牽也及
其壯也血氣方甚剛強易動于忿遂至爭鬬焉亦人情之常也
不知鬬而逞之或有誤至傷人之禍而忘其身命辱及親屬君
子必臨深履薄而戒之不特非義之鬬在所必制即合義之鬬
而任之亦豈爲持重故必抑焉而有忿必懲也及其老也血氣
既漸衰耗功名之念輕而身家之計重易至貪得焉又人情之
常也不知得而貪之則德業敗于垂成身名玷于末路君子必
致謹恐懼而戒之不特非分之得在所勿顧即應歸之得而重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之亦有傷雅道故必淡焉而見得思讓也隨時知戒如此要皆以理御氣而不爲血氣所使此所以年彌高而德彌邵成其爲君子哉人其以君子爲法可也

此章以三畏著君子攝心存理之學三平中以天命爲主天命以理言即仁義禮智之性不兼氣數大人聖言皆天命中所當畏者畏非空畏身體力行存心養性即在其内畏字前當照下節補知一層然不重知只重畏兩節不平對只重君子不畏則入于小人特以足上畏之之意耳○孔子曰理道無往不在而操存全在主敬故當常切畏敬之心而于理道庶無違背論其所畏大約有三焉誰則有之其惟君子乎君子常恐不畏則入于小人故能于三者戒謹恐懼以存之三畏維何一曰畏天命天以正理賦畀于人是天命也天命所以範吾身心敦吾倫物全盡之則可以爲聖賢喪失之則必至陷禽獸何等可畏君子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已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深知乎此故此心常自戰兢惕厲動靜云爲一一奉承之而不敢有違也二曰畏大人大人全此天命者也其德甚盛可以爲吾之師法其位至尊可以治吾之非爲君子知吾亦當如大人之全此天命則安敢不嚴憚之而奉事之也三曰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闡此天命者也詩書所載之訓莫非遏欲存理之功帝王所著之謨不外福善禍淫之理君子知吾當悉遵聖言之闡此天命則安敢不嚴憚之而體行之也所爲三畏如此君子所以能成其德而不爲小人歟若夫小人無窮理格物之功故不知天命之即在吾心至切于身而但視此心爲知覺運動之心此身爲形骸血氣之身遂肆欲妄行而不之畏也不畏天命則又安知大人亦天命所當畏自必無所忌憚而褻狎之矣又安知聖人之言亦天命所當畏自必無所忌憚而侮慢之矣不能有此三畏即不免爲小人之歸則愈知君子之畏之良有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也天理人欲卽在人一念敬肆之分人妄可不以君子爲法而以小人爲戒哉

此勉人向學意激厲處全在上下字及民字上次字須力擡高

孔子曰世之人品高下不分于氣質而分于學問蓋氣質不同以次而降此出乎天者不可强也而能學問則氣質可化此存乎人者可自勉也故人品之上下無定只視其學何如耳卽以知論知不待學而得于生者乃爲上也此氣質最清間世一生不可多得者也生不能知必藉于學者卽次于生知者也知雖少後于生而實無異于生耳卽有初不知學及至耳目無見手足無措困苦不通然後悔而能學又其次也雖其知更後于學知者而實亦與生知無異耳上則爲聖次則由賢入聖皆列于士林而絶遠下流則甚矣學之善也惟困矣而終不學則昏迷一世妄行不顧無辭于下愚不肖之民斯爲下矣可見天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

氣質何論美惡學之則惡亦可美人品何有高下學之則下亦可高其不能者人自棄耳又誰尤焉世之欲遠于下民而幾于上哲可不勉于學乎哉

此章明君子近思之學九思是隨事致察工夫以思之用言若隨感隨應乃思之體于用上工夫到自然至此然非平日存養戒懼慎獨以提醒此心使常明常覺卽臨時且不能致察安能到隨感隨應地位故原其本九思只是一思此是題外補足意

孔子曰天下之理無一不繞于心而不思則不得叅思用最靈能無微不入無遠不到故貴乎思而思不可泛當切于日用近于身心故約之有九而人皆不知此也唯君子能以是九者而慎思之焉以九爲思則于事無遺以九爲思則于時無閒九思維何如目司視視不明是無目也君子卽思明焉不爲物蔽于外也耳司聽聽不聽是無耳也君子卽思聰焉不爲物壅于

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

内也色惟溫斯于人以可親也思溫其能已乎君子所以暴厲不見于顏焉貌惟恭斯于人以可敬也思恭其能已乎君子所以惰慢不設于身焉言為心之聲言不與心一非忠也君子則惟忠是思矣事為心之迹心不一于事非敬也君子則惟敬是思矣人心不能無疑而問則疑可釋君子安得不思問人心不能無忿而難因忿而生君子安得不思難貪得則背義君子不見得則已見即思義焉非義者不苟得也君子所有之九思如此惟有此九者以為思則日用之間無一不思用心既竭其誠身心之外別無所思用心又何其慎以此遏欲欲自無不遏以此擴理理自無不擴德之所以成也人能如君子而養之未發以為能思之本熟之臨時以遂不思之妙亦不難矣而可忽視此九思哉

此章見有等有為兩等人品俱不可少曰吾見曰未見是一幸

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

一惜意俱是勉人當如是也上節不是過于激揚亦不是高踞的人乃返躬已實而力量未充者也下未見其人只是言難得以勉人如未見好仁惡不仁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一二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註抑顏子以實其言善不善指事不指人本文只有誠意真知是推原意非解兩見字見字輕行義對隱居不重。孔子曰吾嘗盱衡古今概想人才而知修已則貴有守治世則尚有為二者缺一不可然而兼致者之難也如古語有云有人焉見善如不及而表裏皆好則不患善之不為見不善如探湯而表裏皆惡則不患不善之或為此非知至意誠者不能敦名節厲世風賴此人也世之欲修己者何可無此操守乎幸也聞其人吾今見之矣聞其語吾久聞之矣古語又有云有人焉窮而隱居則即以致君澤民之道為志而履仁蹈義以求裕于己達而行義則即以致君澤民之志為事而仁育義正

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以通達于天下此則修齊治平合為一致繼絕學翊世運賴此人也世之欲治世者何可無此作為乎惜也求其語吾向聞之矣求其人吾今未見也蓋士必先能守而後可以有為則充其學問安知非即為有關身世之品固不得以其人之既見而忽之然惟能有為始不終域于有守則大其道德不徒為鄉邑硜硜獨善之士又烏得以其人之未見而忘之哉而後吾庶幾且暮遇之乎

此章是勉人修德意借齊景夷齊作榜樣不是尚論三人也死之日到于今兩下相較覺無稱為真死有稱為不死通章雖重末節然其字是虛說貴重在所以異處作者須于敘述中有低徊嘆轉令人千古興懷之致○大子意曰人之立于世者節義為尚乎富貴不足榮貧賤不足辱也乃人往往慕富貴憂貧賤而輕名節亦未觀于古人矣吾嘗上下千古而見古之處富貴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葢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貧賤者多矣其有稱無稱者亦多矣而其所以然之故在爲人之異不異則往往忽焉而未之察也吾且不必具論即以齊景公伯夷叔齊三人言之已可見昔齊景公有馬千駟富貴極矣宜乎名震當時聲施後世矣乃無論其到于今即死之日民無有指其德澤而稱之者焉雖富貴何益乎昔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貧困極矣宜乎人皆賤之冥冥無聞矣乃無論其死之日且到于今民皆慕其德義而稱之勿衰焉雖貧賤何損乎是豈民之獨薄於景公而私厚于夷齊歟抑豈民心之故輕富貴而故重貧賤歟非也詩有云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其即斯景公夷齊之謂歟景公惟不異故方沒即無稱夷齊惟能異故百世尚不泯豈論富貴貧賤哉假令景公而能異則即有馬千駟何害其爲有稱假令夷齊而不異則即餓于首陽亦終歸于無稱乃知不異則即易景公而爲首陽之餓其無稱者如故能異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即易夷齊而有千駟之馬其有稱者亦仍然然則世之人將爲景公之無稱乎抑爲夷齊之有稱乎夫亦可權衡于異不異之間而思所以自立矣

此章見聖教之公曰異曰遠皆亢之私心窺測處不特所聞止詩禮而非異即所聞進于詩禮如顏曾之所聞必是因其天資工夫所近而仍非異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即初聞之時止有詩未有禮初聞之前未有禮并未有詩亦必是因其天資工夫所未近而仍非遠也。聖人立教大道爲公故教子初無異于教弟欲私之而不可欲遠之而亦不能奈何陳亢之始終以私意窺聖人也一日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意謂吾黨平日所聞于夫子者初無異教以師弟之情分原疎也而非所論于吾子吾子與夫子父子也親愛之極乎日燕私之際自必罄所有以相告此人情所或然而子不識亦有是乎如其有之何妨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公之知已也伯魚對曰未有異聞也如有異聞必不在大廷廣衆之時而在獨立趨庭之日可知矣乃夫子一日嘗獨立矣鯉適趨而過庭矣此時但問曰學詩乎鯉以未學對而子因曰人貴能言恒自學詩得之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其爲教溫柔敦厚學之者心氣和平則無急躁之失故能言若不學則無以言矣鯉乃退而學詩焉如有異聞不得之偶然獨立必得之又獨立時可知矣乃夫子他日又獨立矣鯉又趨而過庭矣此時亦但問曰學禮乎鯉亦以未學對而子因曰人貴能立恒自學禮得之禮之經曲截然不亂學之者品節詳明則義精而不之惑禮之爲教恭儉莊敬學之者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摇故能立若不學則無以立矣鯉乃退而學禮焉獨立時所聞唯斯詩禮二者而已則仍未有異聞也陳亢聞鯉言當亦恧然愧其言之無識恍然悟夫教之至公而信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

愛子無異于愛弟矣何竟退而自喜曰天下有問一不得一者矣有問一止得一者矣而今得三非亢之善悟不能也詩向聞之而詩之當學今聞之禮向聞之而禮之當學今聞之此已足幸矣而又得聞君子之遠其子乃知父子主恩之說不足信不尤可幸乎哉其始終以私意窺聖人如此亢誠愚矣而聖人之道爲公之教于是乎益明也

此叉邦君夫婦之名以杜凌僭端治化也首句是通章綱領重如九鼎次句又是下三段綱領所謙詞不重謙重謙不可冒兩君夫人因君尊而尊之亦見下可干意夫子意曰夫婦人倫之始閨門萬化之原況言妻于邦君尤一國之母儀所係非常人之妻可比而可苟焉不正乎哉然正之必自稱謂之間始必自邦君之稱謂始自邦君之稱一定而邦君以下無不定矣君稱之則曰夫人謂其理陰教以扶助君之理陽教而相爲敵體

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者也故曰夫人也然惟邦君之妻而始得稱之曰夫人也其夫人之自稱于邦君則曰小童以無知爲謙也其邦人之稱之則曰君夫人因君之尊而尊之也然亦惟邦君之妻而始得有是謙詞見尊于邦人也其稱諸異邦則曰寡小君從君之謙而謙之也其異邦人之稱之亦曰君夫人亦因本國邦君之尊而尊之也然亦惟邦君之妻而始得致謙于異邦見尊于異邦人也不然者非妻而妾冒是稱則上僭是妻而反不加是稱則下替吾未見並后匹嫡之朝自華致怨牝雞司晨而不致國本動搖禍亂滋長教化凌夷風俗敗壞者也誰謂邦君之妻可不循名責實也哉

論語卷八終下